

古文觀止

看叙起手
乃敘起手
身歸罪八
字便見得
宜旌不宜
誅中是
論理故作
兩平之言
尾段是論
事故作側
引重之語
經據典無
成一字游
移鐵案

增批古文觀止卷九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時有同州下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

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閭基以褒其孝孝可也議者以子昂爲是○叙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收一句臣

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讎而讎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而殺者死

○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一句點醒破其首鼠兩端之說

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爲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爲國者賞不

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

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以上泛言旌誅竝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嚮使刺讞。年上聲。其

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詆也。議罪曰讞。誠

僞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二段議論。何者。若元慶之。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籲籲。預豪。號。豪。不聞。籲。呼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禮。記父之仇。不與共戴天。

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

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段一

寫旌之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衍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

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二段透發旌與誅莫得而並

意。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述子昂原議。是惑

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

周禮調人。調人官名。掌司萬人

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禮周

見地官。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父授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受誅也。一來一往曰推刃。不除害謂

取讎身而已。不得殺其子也。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

○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與不義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於此。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

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

典明矣。

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

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尚口舌便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

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創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

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於唐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于劉向說苑云云一句吾意不然抹倒王之弟

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層不當封

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為之主其得為

聖乎二層且周公者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

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為病要平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乃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

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

應要於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一層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二層且家人父子尚不能

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

言父子之閒尙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

是直小丈夫歟

歟

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有。故不可信。

老子考其政察察其民歟歟歟歟小智貌○正結一段

或曰。封

唐叔。史佚成之。

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

去聲

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

蒙犯也○正蒙難

者以正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

經之旨。尤殷勤焉。

謂下易詩書所載是也○出箕子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

書今動天威○總起

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爲。

閣過比干

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

豫

亡吾國。故不忍。

閣過微子

且是二道

有行之者矣。

將正箕子先入此段幹旋不少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

於囚奴。昏而無邪。墮

頽

而不怠。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曰

及天命既改。

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

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

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

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

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

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教民飲食以藁豆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應前三日率是大道。聚同於厥躬。天

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柱以次分應似正意。卻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於虜

呼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

稔

銍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

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慨使人失聲長嘆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汲郡紂故都今爲河南衛輝府

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

頌云。

頌不載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此小文耳
卻有許大
議論必先
得猛於虎
政然虎後
有一篇之
意前後起
伏抑揚含
無限悲傷
悽惋之態
若轉以言
聞所謂言
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
以爲戒真
有用之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

黑體白文

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異蛇最毒

然得而腊。昔

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

戀

踠。淵上

癰。漏

癘。賴

死。飢殺三蟲。

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孿踠曲脚不能伸也。癰腫痛惡。創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蛇偏爲要藥。

其始太醫

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

走焉。

敘捕蛇事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入題

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

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

朔

矣。言之貌若甚戚者。摹泰山婦

伏結處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

何如。

若汝也言改汝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

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爲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

有甚不得已者耳

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

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

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

賦斂之苦

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同仆○迫于賦斂而徙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利 往往而死者相籍

謝

也。謝腐疫氣藉枕藉也。○勞於遷徙死。○寫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

曩與吾祖居者今

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

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

應前三世

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二句收上轉下有

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誶而駭者。雖雞狗不

灰

得甯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追呼之擾所不忍言

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臥。

始

蛇存放心

謹食。

嗣

之時而獻焉。

小心養食俟其時之所需而獻上焉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

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

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

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

言吾犯蛇每而死者一歲則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

今雖

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

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

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

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

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歛

前寫臺駝種樹之法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殷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結出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癰。

樓

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僂僂疾也。隆然高起貌。橐駝即

駝駝○以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

何為書其鄉只為欲寫其在長安長安人爭迎也

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遊。

種樹行樂

及賣果者。

種樹謀生

皆爭迎取養。

去聲○爭相迎

取駝于家而養之

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

無不活雙承種與遷

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

感其實蚤而多○活外又添寫此一句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

又反觀一句伏後文

有問之。對曰。

橐駝

自謂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折一筆

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一篇

之意已盡于此

凡植木之性。

承其性字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此四欲字本性欲也

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

侍

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蒔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

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

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

他植者則不然。一句提醒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

根拳而土易。

拳曲也。

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

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者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

此段明他植者不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

發出議論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

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

總提

一句下就植他者。則不然一段摹出。

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鑷

騷

而緒蚤織而縷。縷縷繭爲絲也。縷布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字養也。遂長也。

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

去聲

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寫出俗吏情弊。

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

官戒也。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

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夫

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

同隙

宇而處

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後細寫相道

焉。梓人即木匠款叩也隙字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

尋八尺引十丈

尋引所以度長短斲斷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凝結

問其能。曰。吾善度。

鐸

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梓人末又補出主人任相爲相

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嗣

於

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

官府。吾受祿二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此以言語代敘事

他日入其

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

嗜貨者。

故作一折

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

穢

羣材。會衆工。蓄

也○寫梓人一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

處焉。

寫梓人二

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三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

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四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

焉。寫梓人五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豪釐而構大廈。無進退

焉。寫梓人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字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

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七余園。圓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園

愕也。〇句句包含下意。摹寫甚工。綴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爲下文張本。繼而歎曰。筆彼將捨其手藝。照不居藝專其心

志。照所職尋引。規矩繩墨。而能知體要者歟。體要二字是。一篇之綱。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

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句寫作二層。

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莫近乎此也。事物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入正意。如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

委曲。以下將梓人一一翻案。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

上爲上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

爲六職。判而爲百役。此以王都內言。外薄。博四海。薄迫也。有方伯連率。同帥。〇禮王制千里之外。

設方伯又十國
以爲連連又帥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

夫版尹。以就役焉。

漢制鄉小者制嗇夫一人版尹
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

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

力也。

猶衆
工一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

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猶梓

二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於成也。

猶梓
人三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

之。亦莫敢愠。不銜

眩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

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

猶梓
人四

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單承一句側出第
五段句法變化

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

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猶梓人五〇以上闡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詞有法

大哉相手通斯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一贊作總結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

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

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

听銀

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听听猶斷斷辨爭貌

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積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

此就上五猶梓人意反寫一段文字已畢下另發議

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

之而已。

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不能有成也〇此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之任柏當專一意

余曰不然

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痞

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

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通篇就一
愚字點次
成文借愚
溪自寫照
愚溪之風
景宛然自
已之行事
亦宛然前
後關令照
應異趣皆
為出色最

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開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此又從梓人上喻為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利意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喻意正意總結一句司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而勢出審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實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住法亦奇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灌瀟二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題前先借影二層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憲宗朝宗元坐

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提愚字作主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今

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銀然斷斷辨爭貌應上兩或曰不可以不

更。平故更之為愚溪。叙出名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又就愚字生發○二愚自

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三愚泉凡六穴。皆

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三愚遂負土累石。塞

其溢。爲愚池。五愚愚池之東。爲愚堂。六愚其南爲愚亭。七愚池之中。爲愚島。

八愚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也。總結愚字一筆。○叙出八愚如極錯

落指點如畫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灌溉。一蓋又峻急多坻。池石大舟不可入也。小注曰。○二幽邃。歲淺狹。蛟

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

可也。此段明溪之所以爲愚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

違如愚。胃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令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是爲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

得專而名焉。此段明已之所以名溪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

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一段揚抑對照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瘦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達理悖事